



欢笑的金沙江

李 乔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 乔 著

欢笑的金沙江

第 一 部

醒了的土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本書原名《欢笑的金沙江》，由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2月出版，現經作者修訂，定名為《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此次本社重排印行，增加了自序及《附录》文章各一篇。

欢笑的金沙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507 字数167,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9/16 插页1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 1.30元

自序

一九五三年，中共云南省委会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抽调了几十个干部，组织了一支民族工作队，冒着雨季中常常来临的倾盆大雨，不顾路途的遥远和困难，翻山越岭走了十多天，到金沙江边的一个小镇——黄桷树，配合四川省开展凉山的民族工作。我是以一个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工作的。

凉山是彝族的一个聚居区，面积约三方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将近一百万，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亲兄弟，但在一九五三年前，他们象解放前的其它兄弟民族一样，几千几百年来一直受着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躲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奴隶社会的生活。

说起他们的这奴隶社会来，我们会想到汉族及其它先进民族所经历的奴隶制度的时间，大约离现在都在两千年以前。而凉山彝族至今还保留着这古老的第一个剥削制度，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点也不奇怪，当然，这主要是由他们的生产力造成的。不过，他们的生产力之落后，不能不归罪于本民族内部的统治者及大民族主义的历代反动统治者对他们的封锁压迫，你只要看一看历史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他们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领

袖，各家黑彝占了一块土地，便成为一个部落，部落的統治者是黑彝。黑彝，現在我还不知道他們的来历，在《唐書》等史籍上就有“烏蛮”这个不正确的名称，由此，可知在一千多年前，西南就有黑彝居住了。黑彝是彝族中的貴族，彝話叫“諾”，以黑为尙，不从事生产劳动，認為自己的血統高貴，不与其它阶层人民通婚，他們大多是奴隶主，有的因为打冤家丧失了土地、奴隶，成为一个“干黑彝”，但仍保持其尊嚴。黑彝各有宗支，彼此有联系，靠了这，一方面鎮压了被統治的奴隶和百姓，另一方面遇外来的敌人侵犯，都能团結一致对外，所以自来他們沒有被反动統治者征服过。清朝乾隆皇帝征調了几省的兵力，大举征伐，也遭到了惨敗。

但沒有外来的敌人侵犯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也常打冤家，而打得你死我活！

部落內被統治的人民，一部分是百姓，彝話叫“曲諾”，是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黑彝，并且具有某种自由的农业生产者。百姓中也有奴隶主，大地主，但無論势力如何大，不能同黑彝結婚，也不能把自己的土地卖给黑彝主子的宗支范围以外。百姓不能随意迁徙，死后无子，土地、财产即归黑彝所有。黑彝对百姓有許多不合理的特权，百姓須绝对服从。

除百姓外，另一部分人即是奴隶。奴隶有两种：一种在奴隶主家內的叫鍋庄娃子，彝話叫“括喜括洛”。无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常年替奴隶主劳动，大都是独身的男女。另一种由奴隶主配合，分居出去的叫安家娃子，彝話叫“岩家”。他們有的从主子的手里得到一份“耕食地”，不能出卖或典当。他們也沒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常年須为奴隶主无偿劳动。安家娃子的小孩，奴隶主可以出卖或陪嫁。

由于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束縛了生产力，又由于生产力

的不发达，造成了凉山的落后和貧困。在解放前，凉山还没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分工，因此，凉山上也没有一个原始市場，彝族人民要买卖东西都得冒险到邻近的汉族地区去交易，外人不肯随便跨入凉山一步，那时，反动派一手造成的民族仇恨是多么深呵！自然，汉族的劳动人民与彝族劳动人民，很久以来在经济上技术上就有交流和互助，他們的命运是相同的。

蒋介石反动集团是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一个统治者，他們的手上沾满了少数民族的鮮血。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时，在成都平原被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而逃入凉山的一小部漏网的胡宗南殘匪，洗去了沾在他們手上的少数民族的鮮血，象神話中出現的那些狡猾的魔鬼，現出一副伪善的样子，假惺惺地向凉山人民表示要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进行挑拨离間，組織伪江防大队封鎖金沙江，企图奴役凉山人民，把凉山作为他們反共的根据地，妄想将来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然而这时，我們带着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带着全国人民对凉山彝族兄弟的关怀，不远千里来到金沙江边了。这时，我們有十分足够的力量可以过江去，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还存在，我們暂时沒有过江。但伟大的党的民族政策却飞过金沙江，飞过那些悬崖峭壁，飞过那些深山老林，深深印在彝族人民的心中，給他們带来从来没有过的激动和喜悦。他們痛恨那些欺騙他們的魔鬼，把共产党毛主席当做他們的大救星。靠了党的民族政策，我們把彝族人民千百年来結在心上的疙瘩解开了，凉山人民回到祖国的大家庭里来了，毛主席的光輝照到凉山上，彝族人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温暖。

当我看到那些彝族同胞的笑脸时，当我見到以前被反动派

挑拨，不知打了多少年的冤家，在共产党的調解下，許多冤家和解了，他們喜欢得流出眼泪时，我也忍不住流下喜欢的眼泪来了，我为我們民族的新生而兴奋激动。要是沒有共产党毛主席，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呵！

我不能忘怀那些忠心耿耿，为彝族人民流过不知多少汗水的汉族同志，我也不能忘怀凉山的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民。到一九五五年，我便着手写我經過的这一段斗争。由于沒有写长篇的經驗，起初我只想写成两三万字的一个短篇，后来因为短篇容納不下这么多內容，我才三易其稿，大胆地写成十多万字的一个长篇。由此，我觉得創作需要大胆，需要勇气，但最要紧的是生活，沒有生活，根本不能創作，这証明了毛主席說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句话是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

在創作时，我的心里都有一些真实的“模特儿”，但由于缺乏艺术修养，沒有能概括集中，把他們塑造成典型。我只是記錄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譬如阿火黑日和阿罗，是代表了那时拥护共产党，維護民族团结的劳动人民的。沙馬木札和磨石拉薩，是代表了那时的民族上层，由于他們的階級本質，决定他們在未明白党的政策以前，有許多顧慮。当他們經過許多次試探，明白党的政策以后，便毅然脱离那些国民党匪特，过江来靠攏共产党了。尤其是他們两家的冤家关系，更是凉山千万件打冤家的代表，凝集着許多人的血泪，也包藏着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今天我还要在这里控訴它，詛咒它，但現在随着民族压迫的消灭，这些事情已一去不复返了，凉山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了。

在一九五三年，凉山存在着民族矛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階級矛盾及其它矛盾。不过，那时，民族矛盾很突出，掩

盖了阶级矛盾,我那时着眼于民族矛盾的解决,对于阶级矛盾没有应有的表现,这是为了服从那时的政治要求的。

在写第一部时,我没有写第二部的打算,但由于这几年一直在凉山参加工作,看到凉山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彝族人,我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动。因此,我想把我所经过的那些事情,那些血泪,那些党的丰功伟迹记一记,于是,又写了第二部作品。在第一部作品里没有得到发展的一些人物,在第二部里已尽我的能力,给予应有的发展。在第一部里表现得不足的阶级矛盾,已给予应有的表现。以后可能还会有第三部出现,这留待将来再说。现在我要申明的是,因为有再版的机会,第一部我已作了一番小修改,文字上有一些润色,正式题名为《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

我的作品还很幼稚,这本不成熟的东西,要是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我也不可能写得出来,因此,让我在这里向领导各族人民走向幸福繁荣的中国共产党,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59年4月于昆明。

目 次

自序.....	1
醒了的土地.....	1
谈《醒了的土地》(张弛)	228

凉山①青苍苍的，山峰一只只聳入云表，帶着一種驕傲的姿態，象在夸耀它那蘊藏着的豐富的寶藏：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以及各種珍奇的鳥獸。白云象一叢叢潔白的花朵，在山上飛揚着；有時，山上又是一片漫天蔽野的白霧，天和地變成一片白茫茫，在那籠罩一切的白霧里，瀰漫着寒氣，威脅着山上的一切。但這時候，蜿蜒在山腳下的金沙江邊，却熱得象給火烤着似的，那條從萬山叢里奔流而來的金沙江，象一條巨龍被太陽晒得在翻滾，現出一股粗野的不可阻擋的氣勢，忿忿的沖擊着江心的岩石，發出巨大的吼聲，震撼着寂靜的山野，濺起無數銀沫，然後又滔滔滾滾向東方奔流去。

矗立在江邊的那些雨傘似的棕櫚樹，那些肥大的芭蕉樹，還有那些灌木林，都被太陽晒得有精無神的垂着葉子；只有那些仙人掌，霸王鞭，雄赳赳的屹立着，露出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氣。蟬躲在樹梢上，熱得耐不住了似的整天在叫喊，空氣燒得象一股蒸

① 凉山是四川、西康、雲南三省交界的一個山區，包括四川省的雷波、馬邊、峨邊等三縣，以及屏山縣的一部分；西康省的昭覺、喜德、普雄、普格、美姑、布拖、金陽等七縣，和寧南、漢源等縣的一部分；還有雲南省西北部的一部分地區，人口約有一百萬。

汽，偶然一陣风吹来，使你感到的不是你所渴望的凉爽，而是难耐的酷热。

在离金沙江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是一个汉人聚居的小市镇，隔着金沙江，同凉山对峙着，虽然气候比金沙江边凉一点，但到了中午，还是那么火辣辣的，狗伸长舌头，躲在树荫下不住的喘气，猪躺在圈里时断时續的在呻吟；男人，小孩，裸着上身，不停的揮着扇；妇女們开着鈕扣坐在門口乘凉。街上很少有人来往，那些鋪子都是半关半閉的，一切似乎都处于休息状态中了，只有那間远远的独自屹立在市镇南边的楼房——凉山分工委员会的會議室里，充滿了热烈的爭論声。

“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应该改变改变了！”坐在丁政委对面，身体有些肥胖的分工委委員兼凉山民族貿易公司經理董迈，突然用劲揮了一揮扇子，气呼呼的对丁政委說了一句。

房里的人輕輕的震动了一下，一齐詫异的把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却把头轉了过去，冷靜的望着窗外。

窗外矗立着一蓬翠竹，那叶子靜悄悄的低垂着，仿佛被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树荫下散发出一絲凉气。从竹縫里可以看到晴朗的碧空里，有一朵白云在飘着，映着那碧空，显得异常美丽。

丁政委靠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一把芭蕉扇，他的身量比屋里的人略高一些，身体很壯健，穿着一件白衬衣，两只袖子高卷着，露出两条紫黑色的手臂，他怔了一怔，向董迈問道：

“怎么？”

董迈似乎有一肚子不高兴，他把脸轉了过来，气咻咻的說道：

“你天天說：社政策过江，現在已等了两三个月，凉山那边的彝人一个也沒有过来，怎么过？”

突然，坐在董迈身边的分工委委员兼专区粮食局局长刘存义，摸了一摸他那副近视眼镜，又向那光滑的头发上抹了一把，说道：

“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象姜太公钓鱼：我们在金沙江边钓了两三个月，试问钓得什么？”

丁政委知道他们是在讽刺他，心里不禁有些气忿，然而他冷靜的微笑着，说道：

“依你们的意思，要怎么办呢？”

董迈耸了一耸身子，竖起两道浓眉，直率的说道：

“我还是以前的那个老主张：进兵凉山。你不进兵，伪江防大队就在江边封锁着，凉山那边的彝人怎么过来？我们党的政策又怎么过江？你在这里再等一百年也没有用！”

“刘同志呢？”

“我同意董同志的意见。现在已经解放四年，蒋介石的八百万匪军都已经消灭，还让胡宗南的这几个残匪躲在凉山那边，同我们解放军隔江对峙，这成什么话？”

丁政委把眼光瞟了一瞟：坐在他身边的王营长和分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民族工作队队长周时进，他们紧绷着脸，默默的吸着纸烟，似乎在考虑什么。他忍不住开口说道：

“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大民族主义思想！你们不看别的，也应当看看金沙江两岸的这些碉堡是干什么的；历史上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恐怕比金沙江水还深，那些逃往凉山的残匪就利用这种民族隔阂，挑拨欺骗凉山的人民，因此，他们对我们的顾虑很大，你们现在还要进兵去上反动派的当！”

“谁上他的当？我们派兵进去消灭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董迈抹了一抹两只手杆，手杆上长满了汗毛，毛茸茸的。

“你派兵去消灭他，他們同凉山的人民混在一起，你怎么打？”

董迈身上象烧着一把火，那件汗衣的后面已給汗染湿了一大块，湿漉漉的貼在他的背脊上，脸上仿佛搽上了一层油，油亮亮的。解放前，他利用一个小生意作掩护，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便調到貿易公司里工作，对于剿匪沒有經驗，說不出什么道理，但他着急的胀着脖子問道：

“那末，依你这样說，就不能剿匪了？”

丁政委的两顆眼珠骨碌碌的望着他：

“誰說不能剿匪？不过，要看时机！时机不成熟时，是不能随便动的，这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

刘存义昂着头，脸色有些紧张，等丁政委一住口，便馬上进攻道：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你的这种意見，不客气的批評，有些右傾；党的政策精神是慎、重、穩、进，并不是不进。进而不慎、重、穩，是左傾；慎、重、穩，而不进，是右傾。丁同志，你應該检查检查！”

这个教条主义者又在背教条！丁政委忍不住嘿的笑了起来，但他馬上收敛起笑容，严肃的批評道：

“我自己检查过了，我倒不右傾；而是你們有些左傾！”

“左傾！”刘存义和董迈的心弦不禁跳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多么不好听的名詞，他們的鉴定表上从来没有出現过“左傾”两个字！刘存义忍不住問道：

“哪点左？”

丁政委漫然答道：

“不顧客观情况，一味急躁冒进，不是左傾是什么？”

刘存义象被刺中要害，脸上刷的現出一种难堪的表情，但他

不服气的睜大两只近視眼睛說道：

“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种批評！我覺得，今天分工委员会應該好好的考虑考虑，改变做法，我們要对党負責，对人民負責！現在的这种做法，不单我們不滿，連群众也不滿了，你們知道不知道？”

丁政委脸上的那块肌肉不禁跳动了一下，他早已听过这里汉族群众的意見，他們同凉山人民存在着历史上的民族隔閡，虽然已經解放了，他們总想对凉山的人民加以报复，所以他們主张进兵凉山，然而这是对的嗎？丁政委想起过去反动派在汉族和彝族之間挑拨的仇杀，心里充滿了气恼。只見董迈又說道：

“連我們的同志都有意見，你們知道不知道？”

“什么意見？我早就听見过了，还不是希望进兵，早日到凉山去。他們沒好好的体会政策，也不了解情况，怎么能听？”

默默的在考虑什么的周时进，把身子向前傾了过来，望着董迈。在游击时期，他們两个曾有过不少的交道，游击队需要的东西，是由董迈購買运进来，游击队的情报，又是由董迈的手里，轉送出去，他們的關係极为密切。但他覺得这个同志缺乏斗争經驗，有时对問題考虑得不全面。他記起在打游击时，他曾在紅河一带跑过，紅河附近都是彝族和哈尼族聚居区，有着特殊的社会形态，可是，当时，他不了解这些特点，強調階級斗争，曾犯了一些錯誤。最大的一次錯誤是：一次，一个土司正在苛派人民，他听了几个当地积极分子的請求，便把部队轉移到土司地区的边缘去，想制止那个土司对人民的苛派，不料却把那个土司駭跑了，邻近有几个土司，同这个土司有关系，听了敌人的造謠，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逃跑。有一些不懂事的人，看看土司不在，駭得搬了家，把那地区一度造成大混乱。这件事，他当时莫名其

妙，后来經過检查，才初步認識自己的錯誤。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团到昆明，他調去参加工作，随着訪問团到各地去跑了一跑，又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結合了一些实际的事情，才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感到过去自己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严重錯誤。可是，不料他們現在又要犯这种錯誤了，这是不能允許的。

这时，刘存义望着他們冷笑了起来，帶着一絲輕蔑，說道：

“嘿，事情弄到这一步了，我觉得你們不应该主观太强，应该考虑考虑群众的意見！”

大家在默然。丁政委不觉楞了一楞，他想到到这里来后的一切工作情况，是不是沒有走群众路綫？他常常訪問这里的人民，也常常跟工作队上的同志們在一起，他是听过他們的意見的。如果他們的某种意見錯誤，不听他們的意見，那就認为主观太强，他是不能同意的。他觉得他們不顧情况，主张早日进兵凉山的这种思想，不客气說，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殘余思想，他不但不能听从，而且要坚决反对！但自己是不是有些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呢？他觉得有时过于強調凉山环境的特殊，还有在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时，自己的情緒容易激动，觉得自己多少也还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思想，需要努力克服！这样一想，便說道：

“我考虑过了，我不能接受这些意見！”

董迈觉得受到了打击，他心里想：丁政委这个人多么頑强呵，表面态度很溫和，而内心却不是这样。他帶着几分气恼，說道：

“你不能接受，就随你去！不过，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党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不能由你一个人决定。”

丁政委望着他，想問他：我何尝一个人决定过什么事？哪样

事不是由分工委员会討論決定，然后由上級批准？但覺得用不着爭執，大家明白，便漫然回答道：

“好吧，大家決定。”

王營長那古銅色的面孔上不表示什麼，似乎他一點意見也沒有，他默默的吸了一口煙，看看那節煙還沒燒着指頭，又再狠狠的抽了一口，把那節煙屁股投到痰盂里，然后曇了一曇眼睛，平靜的說道：

“剛才董同志和刘同志的意見，咱已考慮了一下，咱們的工作把時間拖得有些長，咱也有這種感覺。不過，現在要進兵涼山咱不同意。咱們並不是沒有這種力量進兵涼山，實在說起來，這幾個土匪算什麼？蔣介石的幾百萬匪軍都打垮了，難道還怕這幾個土匪？咱是認為現在進兵涼山，一定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董邁覺得王營長是跟着丁政委走的，用不着同他分辯，便向丁政委投了一眼：

“那末，你們還是想等客人上門？我告訴你們：客人是不會來的，土匪堵在江那邊，他怎麼來？你們不贊同改變做法，我建議把大家的意見彙報上去，給總工委和地委會去考慮。”

丁政委忘記熱了，手里捏着的那把扇子也沒有搧一搧，忙向董邁點了一點頭，說道：

“好的。不過，你說‘等客人上門’，這是怎麼說？難道我們對涼山那邊沒有做過許多工作？告訴你，涼山那邊的人民一定會過來的，不信，你看着！”

會議完畢，大家才從緊張中松過一口氣來，便各自拿起帽子，急急的走出會議室去了。

丁政委走到自己的寢室里，象一個泄了氣的皮球，頹然坐在

那把藤椅上。他感到口渴，烦躁，热闷，他疲乏的把头靠在椅子边上，忽然，想起十七年前红军长征过凉山时的那热烈情况：山林里四处飘着红旗，歌声震动了寂静的山野，他好奇的跑到他们旁边看着，见他们不打人，不骂人，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便大胆的和他们亲近起来。一个红军战士拉着他讲这讲那，有时，话说得·不明白，用手有趣的比划着，费了很大的力，他才明白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不由得对他们很尊敬，便帮助他们拾柴，挑水，割草。

他们要走了，他依依不舍的望着他们，心里很着急，可是，他不好意思把话说出口。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到大石岩去的路？”

“知道。”

“那末，请你帮我们带一带路，好吧？”

“好的。”

他忽然喜欢起来，便跑到前头，领着他们走。到了目的地，他们掏出一块银元来递给他：

“小伙子，谢谢你，回去吧！”

他不肯接受他们的钱。那个红军战士奇怪了，问道：

“小伙子，你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我要跟你们去！”他脸上流着汗，腼腆的低下了头。

“这怎么要得！你家里的人不知道嘛，我们不能收留你，你快些回去。”

然而他坚决不肯回去，等部队走过，他便悄悄的跟着部队去了。

一去就是十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经历过许多生死斗争，他流过汗，也流过血，受过许多考验，从一个彝族小伙子，